

吳梅先生藏書題跋輯錄

謝冬榮 整理

內容提要：吳梅先生不僅是享譽中外的曲學大師，而且也是擁書萬卷的著名藏書家。其藏書題跋並不多見，故而彌足珍貴。本文整理了七則國家圖書館藏吳梅先生藏書中先生及其弟子的題跋。

關鍵詞：吳梅 藏書 題跋

吳梅（1884—1939），字瞿安，一字靈鳩，晚號霜厓，江蘇長洲人。先生是近代著名的學者，在詩、詞、曲等方面都有精深的研究，特別是在戲曲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，被譽為曲學大師。先生一生著作頗豐，主要有《詞學通論》、《中國戲曲概論》、《顧曲塵談》、《曲學通論》、《南北詞簡譜》等。近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、王衛民先生編輯的《吳梅全集》共八大冊，洋洋數百萬言，基本包括了吳梅先生的所有著述。

先生還是民國時期著名的藏書家。他一生酷愛藏書，常常節衣縮食，訪書購書，樂此不疲。結合自己的學術研究，先生在戲曲文獻的收藏上用力較深。先生收藏的戲曲文獻不僅品種齊全，而且版本珍貴，多善本、異本。這也就成為他藏書的最大特色。先生在藏書上多鈐蓋印章，常見的有“瞿安眼福”、“瞿安”、“長州吳梅字瞿盒”、“吳某”、“霜厓藏曲”、“長洲吳氏藏書”等。先生卒後，其後人在建國初年通過鄭振鐸先生的介紹，將全部藏書捐贈給了當時的北平圖書館，即現在的國家圖書館。^①

先生的藏書題跋並不多見，但是往往價值較高，特別是他的戲曲題跋，尤為後人關注。《吳梅全集》所收先生的藏書題跋絕大部分即是戲曲方面的題跋。近日，筆者從館藏吳梅藏書中輯得幾則藏書題跋，為《吳梅全集》失收，或可補其缺。其中二則還有先生弟子的題跋，現一併輯出，於此可見先生與弟子之間的深厚情誼。

一、《日知錄》

壬申歲，客南都，與季剛時相過從，談藝極歡。癸酉春，季剛言得《日知錄》鈔本，與傳刻大異，當是顧君稿本，或自稿本移錄者，擬詳校一通，附潘刻之後。余頗服膺焉。嗣後不常見，未知果校與否。今歲九秋，季剛末，門弟子掇拾舊稿，幸此校記存。蓋季剛生時曾付鉛槧，故能完備也。歲暮返里，遂移錄上方。乙亥

小除夕，長洲吳梅書於百嘉室。

《日知錄》三十二卷，（清）顧炎武撰，清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）吳江潘耒遂初堂刻本，十冊。

黃侃（1886—1935），字季剛，湖北蕪春人，國學大師，師事章太炎，曾在北京大學、武昌高等師範學校、東北大學、中央大學等學校任教。著有《禮學略說》、《文心雕龍札記》等數十種。

民國二十一年（1932）十一月二十八日，黃侃先生在滄縣張繼處“借其近買抄本《日知錄》（稱《何義門校本》），中如‘素夷狄行乎夷狄’一條，諸本有目無文，此本文全，洵異書也”^②。在之後的兩個月中，黃先生將此抄本與通行之本相互校對，並撰成《日知錄校記》一書。^③先生依據書法拙劣、評語庸陋等方面認為該抄本並非何義門批校本，又根據其中的避諱至雍正，認為是雍正時抄本。經與黃汝成《日知錄集釋》和《日知錄刊誤》對校後，先生認為該抄本是從原本移寫的，因此彌足珍貴：“考今本所刊落有全章、有全節、有數行，自餘刪句換字不可遽數，凡皆顧子精義所存。”^④

《日知錄校記》成書不久，中央大學出版組即將之鉛印出版。黃先生在日記中對此記載甚詳：民國二十二年（1933）四月六日，“校中送所為代印《日知錄》樣本來，款式甚劣，訛脫甚多”^⑤；閏五月八日，“食後，以《日知錄校記》稿付旭，託其與中央大學為予印行之樣本校勘”^⑥；到七月二十日，出版工作完成，“《日知錄校記》印成，送來百冊”^⑦。不過，黃先生對此鉛印本似乎並不滿意，曾囑託弟子龍榆生再謀刊刻，於是便有民國二十五年（1936）萬載龍榆生刻本。^⑧

吳梅先生與黃侃先生相識近二十年，先後同事於北京大學、中央大學，在交往過程中，雖然難免不快與衝突，^⑨但是兩人關係密切，時常相互問學。民國二十一年（1932）十二月二十一日，吳梅先生拜訪黃侃先生，“又得見《亭林日知錄》原稿，中多忌諱，通行本多刪去，此真瑰寶也”^⑩。二十四年（1935）九月，在得知老友黃侃病逝的消息後，吳梅先生悲痛地寫下了如下挽聯，以表哀悼之情：“宣南聯訣，每聞廣座談玄，可憐遺稿叢殘，並世誰為丁敬禮；吳下探芳，猶記畫船載酒，此際霜風淒緊，傷心忍和柳耆卿”^⑪。

二、《新刻增補藝苑卮言》

此書得自北京，尚是程仲仁刻本。世多徵引此書，而得見原書者卒鮮。近人耳食殊堪發噱，又有以弁州晚歲之言妄肆詆毀，更謬。癸酉十二月，吳梅。

《新刻增補藝苑卮言》十六卷，（明）王世貞撰，明刻本，八冊。

王世貞（1526—1590），字符美，號鳳洲、弇州山人，江蘇太倉人。明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進士，歷官至南京刑部尚書。著有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、《藝苑卮言》等。王世貞是明代中葉著名的文學家，先與李攀龍（字于鱗）主持文壇，李氏卒後，獨自一人主持文壇達二十年。王世貞在《藝苑卮言》一書中評論詩、文、詞、曲，充分展

現了自己的文學主張。該書在明代雖有刻本，不過清代重刊次數較少，故而到民國時期並不多見。

在民國二十二年（1933）十二月的日記中，吳梅先生簡要敘述了閱讀《藝苑卮言》的情況：“（九日）晚閱《藝苑卮言》，惜為妄人涂乙，顧不害為好書也”^⑫；十二日，“人倦欲臥，取《藝苑卮言》閱之。”^⑬上述題記大概就寫於此時。

吳梅先生曾談到如下一段話，對我們理解這則題記的涵義不無幫助：“王弼州與李于鱗輩，紹述空同之學，是古非今，氣焰極盛，曾作《藝苑卮言》，大旨謂文必西漢，詩必盛唐，大曆以後，詩不足觀。一時學子皆附和之。晚年深悔少作，嘗云：‘幼時與于鱗榮古薄今，幾成痼習，所作《藝苑卮言》，中多偏激之談，今行世已久，未便改削，惟有隨事更正，勿誤後學而已’。”^⑭

三、《明三十家詩選》

允莊詩學得諸梁楚生女史，本朝閨秀當為巨擘。此選力辟歸愚、竹垞諸選之門戶，而於青邱尤為心折。一代盛衰之跡厘然可按，不徒知人論世已也。且於明末遺老更加搜采，湛若、存古以及臥子、亭林咸歸論列，其寄託當別有在詩史云手哉。庚戌冬日，長洲吳梅識。

《明三十家詩選》初集八卷二集八卷，（清）汪端輯，清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蘊蘭吟館刻本，八冊。

汪端（1793—1839），字允莊，浙江錢塘人。因父母早亡，汪端由姨母梁德繩（字楚生）撫養成人，後嫁同里陳孟楷為妻，著有《自然好學齋詩鈔》。

明詩選本，在《明三十家詩選》之前已有錢謙益的《列朝詩集》、朱彝尊的《明詩綜》、沈德潛的《明詩別裁集》等。梁德繩認為它們都有未盡如人意之處：錢書“冗雜無次序”，朱書“亦博而不精”，沈書“即《明詩綜》約選之，沿襲皆前人舊說，無足觀覽”，而對《明三十家詩選》大加褒揚，認為該書所選“以清蒼雅正為宗，一掃前後七子門徑，於文成、青邱、清江、孟載諸人表章尤力，至於是非得失之故、興衰治亂之源尤三致意焉。讀是書者，不特三百年詩學源流朗若列眉，即三百年之是非得失亦瞭如指掌”^⑮。

關於汪端及其《明三十家詩選》一書，吳梅先生曾評論道：“清時閨秀，當以汪允莊為第一，少學詩於梁楚生女史，嘗讀沈歸愚《明詩選》，心勿善也。既歸陳小雲（孟楷），取明人詩集盡讀之，留高青邱、吳梅村二家，既而又去吳梅村。人問其故，則曰：‘吳詩穢而無骨，不如高詩之淡而有品’……又以歸愚諸選於青邱多有微詞，遂欲盡翻五百年詩壇冤案，於是有明三十家詩之選。書中各有小傳，遍列前人評語，而以己意論斷之，斟酌盡善，如顧亭林、陸桴亭諸作，亦入選中，可謂得古人守節不阿之心，不僅在詞章間也。”^⑯

四、《王西樓先生樂府》

此錄自錢塘丁氏舊藏嘉靖刊本。刊本半頁九行行二十字。《曲律》謂太學書目所載，不知即是此本否。西樓著《野菜譜》，譜中綴詞此本不載，更不知此本是否西樓樂府之全也。十一年秋校訖記此，任訥。

此錄錢唐丁松生藏本、任君中敏轉以贈余者也。西樓詞雖散見《詞紀摘艷》諸選本，而全帙曾未讀過。中敏脫我厚矣！前年得常倫《樓居詞》及王九思《碧山詞》、康對山《洲東詞》，今復得此，自詡眼福不淺。壬戌孟冬，吳梅漫識，時在南京大石橋寓齋。

《王西樓先生樂府》一卷，（明）王盤撰，民國間抄本，一冊。

王盤（約1470—1530），字鴻漸，江蘇高郵人，明代戲曲家。

根據上述題跋，此本應據錢塘丁丙藏嘉靖刊本抄錄。丁丙（1832—1899），字嘉魚，別字松生，晚號松存，浙江錢塘人，是晚清著名的藏書家。其藏書目錄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著錄了《王西樓先生樂府》一書，並有丁氏提要：“盤少為諸生，棄，去家城西有樓三楹，日與名流談詠，好山水游，工詩畫，精音律……此樂府乃嘉靖辛亥盤甥張守中所刊，前有守中一序。”^⑩

此書的抄錄者任訥先生是著名的學者，在戲曲理論研究方面成就卓然。早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就讀期間，任先生即師從吳梅先生學習詞曲，後又曾經在先生家中就學一段時間，因而深得先生戲曲研究之學。^⑪在圖書館等地讀書過程中，每每遇見有關戲曲方面的難得的善本佳槧，任先生時常會抄錄下來，贈與吳梅先生。《王西樓先生樂府》以及下文的《元明雜劇六種》即是如此。

民國十一年（1922）秋前，吳梅先生在北京大學任教，並兼北京高等師範課，秋後，應南京東南大學之聘，舉家南歸，居住於南京大石橋二十二號。^⑫

五、《張玉娘閨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》

原刻毀於倭寇，今雖石印，亦云瑰寶，世上恐不多見也。

初擬印入《曲叢》，閨北之變，原書及石印未裝治者俱毀。此寄我作題跋者，幸而尚留，恐新書亦是孤本矣。

《張玉娘閨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》二卷，（明）孟稱舜撰，（明）陳箴言等點正，民國間商務印書館石印本，四冊。

吳梅先生平生有三大願望：一集《奢摩他室曲叢》以比《元曲選》與《六十種曲》，二訂曲韻以比《中原音韻》，三正曲律以比《太和正音譜》。^⑬早在宣統二年（1910），吳先生即出版《奢摩他室曲叢第一集》三種。^⑭到民國二十八年（1939），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先生編輯的《奢摩他室曲叢》第一、二集。而第三、四集正準備出版

發行之時，商務印書館遭遇日機轟炸，《曲叢》的底本和石印本損失慘重：民國二十一年（1932）四月初三日：“按《曲叢》底本，共一百四十七種，二百三十三冊，前已繳還三十種，六十一冊，此次續繳八十種，百零九冊，尚有二十七種，則為日軍焚毀矣”²²；七月二十二日，“商務印書館派丁君來……次言《曲叢》三、四兩集，現尚存四集若干種，似先為補足短缺，即日發行，作第三集”²³。《奢摩他室曲叢》的續集最終沒有面世，只到第二集為止。而作為兵燹之餘的《張玉娘閨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》，雖為石印，卻是稀見之本。

六、《覆元槧古今雜劇三十種》

此書本吾鄉顧鶴逸麟士所藏，後歸上虞羅氏。余有元刻《琵琶》，亦士禮居物。匣面標題亦云乙編，則甲編不知流落何處矣。此本僅主角有曲有白，餘則皆“云了”二字括之，是猶今人習曲單用單綱也（俗以各色曲白全者名為總綱，不全者為單綱）。各色白文皆逸，惜哉！長洲吳梅書於北京文科大學。

《覆元槧古今雜劇三十種》，日本大正三年（1914）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刻本，牌記題第九十三號，五冊。

《古今雜劇三十種》是現存最早、唯一一部元刊雜劇選集。它最早為明人李開先所藏，入清後，先藏於何煌、元和顧氏等人之手²⁴，後為著名藏書家黃丕烈所藏。²⁵黃氏之後，該書又歸元和顧麟士。²⁶民國初年，羅振玉購得此書。《覆元槧古今雜劇三十種》一書即是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向羅氏借得此書加以影刻出版的。十三年（1924），王國維據此元刻本再次影印出版。羅氏之後，該書歸藏國家圖書館。

《古今雜劇三十種》的價值頗高。其中，有十七種屬海內孤本，另外十三種雖見載於其他選本，但是文字多有異同。鄭振鐸先生認為此書是脈望館抄校本《古今雜劇》之前的最大發現²⁷。《續修四庫全書提要》也認為“斯編為元刊之僅存者，雖塵劫之餘，不過三十種，要為人間秘錄，世有好學深思之士，其視此本固宜珍同拱璧矣”。²⁸

元刊《古今雜劇三十種》的書匣上有黃丕烈手書“乙編”字樣，王國維、狩野直喜等人據此認為應當還有“甲編”。吳梅先生在上述題記中也持有類似的看法。其實，所謂“乙編”是黃丕烈對其藏書中元版書的稱呼²⁹，並不存在什麼《古今雜劇三十種》甲編。

七、《元明雜劇六種》

錢塘丁氏舊藏《元明雜劇》六冊，共二十七種。其中十種係《古名家雜劇》匏土絲三集殘本，八種係《續古名家雜劇》宮商角三集殘本，板心俱載卷數。其餘九種板心獨無卷數，亦無一見於《古名家雜劇》前後集者。雖板式、刻工與前十種似同，但必為他書之殘本無疑也。九種內，《豫讓吞炭》、《單鞭奪槊》、《王粲登樓》三種已見臧氏選本；《香囊怨》、《繼母大賢》、《團圓夢》三種皆明誠齋作，見《誠齋集》中；餘斛園居士作《寒衣記》、《罵座記》兩種及無名氏《赤壁

賦》一種為不經見者。又前十八種中，大抵為臧氏所選，惟元羅貫中《龍虎風雲會》、無名氏《野猿聽經》、《藍采和》三種為不經見者。合計六種，因倩人影寫一過，訂作一帙，敬呈瞿庵夫子。夫子所藏，邈然曲海，不知此冊亦足當一波否？十一年殘秋，裝成檢過，受業任訥謹記。

此六種雜劇為任君仲敏見贈之品。《風雲會》係元人羅貫中筆。《寒衣》、《罵座》係葉憲祖六桐筆。餘三種尚未考出。行篋無書，且俟異日。壬戌十月朔，長洲吳梅。

《元明雜劇六種》，（元）羅貫中等撰，民國十一年（1922）任訥影抄本，一冊，先後抄錄《宋太祖龍虎風雲會》、《金翠寒衣記》、《灌將軍使酒罵座記》、《龍濟山野猿聽經》、《蘇子瞻醉寫赤壁賦》、《漢鍾離度脫藍采和》等六種元明雜劇。

錢塘丁丙所藏《元明雜劇》，見載於《八千卷樓書目》中：“《元明雜劇》不分卷，不著編輯者名氏，明刊本。”^①丁丙卒後，其藏書售歸江南圖書館，故《元明雜劇》又見於《江南圖書館善本書目》：“《元明雜劇》，不著編輯者名氏，明刊本，六本。”^②民國十八年（1929），當時主持江南圖書館館務的柳詒徵先生將此書影印出版，並在書後撰長篇跋文予以介紹：“蓋山圖書館藏元明人所製雜劇六冊，無編者字氏，全書都廿七種，卷第雜難不可考。版心或不標卷數，或僅刊卷字，或題一卷、二卷，或曰信卷三、信卷四，行格大致相同，惟不記卷數者中幅劇目皆頂格，記卷數者中幅劇目皆空一格，疑非一時所刊，或本非一書，丁氏匯而目為《元明雜劇》耳。廿七種中，見於《元曲選》者十六種，其曲白校之臧晉叔本多有增損，明周憲王《誠齋樂府》四卷祝宣德本亦多刪易，梓人誤冠誠齋以楊字，丁氏《八千卷樓書目》亦沿其誤，可哂也。其羅貫中之《宋太祖龍虎風雲會》及無名氏之《漢鍾離度脫藍采和》見近人所得陳與郊《古名家雜劇》續集，未知有無異同。至斛園居士二種及《豫讓吞炭》、《醉寫赤壁賦》等劇雖見《太和正音譜》及《也是園書目》，世鮮傳本。”

吳梅先生後來在編輯《奢摩他室曲叢》續集時，擬據此抄本收錄上述六種雜劇：民國二十一年（1932）四月初三日，商務印書館歸還《曲叢》底本八十種、一百零九冊，其中即有“《風雲會》、《寒衣記》、《罵座記》、《野猿聽經》、《藍采和》、《赤壁賦》合一冊”^③。

參考文獻：

- [1] 鄭振鐸：《西諦書話》，三聯書店，1983年。
- [2] 黃侃：《黃侃日記》，江蘇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。
- [3] 吳梅：《吳梅全集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。
- [4] 王衛民：《吳梅評傳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。
- [5] 王衛民：《吳梅和他的世界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。

注釋：

- ① 徐雁、譚華軍：《新中國成立之初對文獻典籍的搶救和保護（下）》，《圖書館》2003年第2期。
- ② 黃侃：《黃侃日記》，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，第839頁。以下引日記之文，時間為陰曆。

- ③ 黃侃：《黃侃日記》，第855頁。民國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：“鈔《日知錄校記序》畢，全書告成。”
- ④ 黃侃：《日知錄校記序》。
- ⑤ 黃侃：《黃侃日記》，第877頁。
- ⑥ 黃侃：《黃侃日記》，第891頁。“旭”指汪東。汪東（1890—1963），字旭初，號寄庵，江蘇吳縣人，與黃侃同為章太炎高足。
- ⑦ 黃侃：《黃侃日記》，第905頁。
- ⑧ 龍榆生先生在《日知錄校記·跋》中詳細記載了該書刊刻的緣起及經過：“去年春為先生五十壽旦，沐助自上海入京祝嘏，其夕侍宴於浣花酒樓……酒半，忽舉杯相屬曰，子往年為朱疆村先生校刻遺書甚善，吾亦將以此事累子矣。歸檢此手稿及餘杭大師手書序文見授，並諄屬以刊佈行款，令自題端……其秋，沐助盡室徙嶺表，於茲事猶有未遑，不料重陽後二日，而先生凶問至，撫卷愴痛，真不知涕淚之何從也。逾歲北還上海，值先生逝世週年，諸及門會莫於南京量守廬，群議校理遺著，因亟以此冊付吳門寫樣，逾月刊成”。
- ⑨ 鄭志良：《吳梅與黃侃失和事實考論》，《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》2004年第1期。
- ⑩ 吳梅：《吳梅全集》日記卷卷4，第258頁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。
- ⑪ 吳梅：《吳梅全集》日記卷卷12，第626—627頁。
- ⑫ 吳梅：《吳梅全集》日記卷卷7，第386頁。
- ⑬ 吳梅：《吳梅全集》日記卷卷7，第387頁。
- ⑭ 吳梅：《吳梅全集》理論卷，《蠡言》，第1452—1453頁。
- ⑮ 梁德繩：《〈明三十家詩選〉序》，清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蘊蘭吟館刻本。
- ⑯ 吳梅：《吳梅全集》理論卷，《蠡言》，第1454頁。
- ⑰ 丁丙：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卷四十，清光緒二十七年（1901）錢塘丁丙刻本，第35頁。
- ⑱ 張宏梁：《一代宗師任中敏——紀念任中敏先生百年誕辰》，《藝術百家》1997年第4期。
- ⑲ 王衛民：《吳梅評傳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，第276頁。
- ⑳ 楊振良：《吳梅與晚清曲學》，載《吳梅和他的世界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，第330頁。
- ㉑ 上海圖書館：《中國叢書綜錄》第1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，第947頁。
- ㉒ 吳梅：《吳梅全集》日記卷卷2，第147頁。
- ㉓ 吳梅：《吳梅全集》日記卷卷3，第196—197頁。
- ㉔ 苗懷明：《二十世紀〈元刊雜劇三十種〉的發現、整理與研究》，《中國戲曲學院學報》第25卷第1期。
- ㉕ 黃丕烈：《蕘圃藏書題識續錄》，民國二十二年（1933）秀水王大隆學禮齋刻本。
- ㉖ 顧麟士（1865—1930），字鶴逸，江蘇元和人，著名畫家和收藏家。國家圖書館藏抄本《顧鶴逸書目》記載此書。又傅增湘先生曾經眼顧氏所藏元刊《古今雜劇三十種》，見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（中華書局1983年）第1611頁。
- ㉗ 鄭振鐸：《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》，《西諦書話》，三聯書店1983年，第419—479頁。
- ㉘ 王雲五：《續修四庫全書提要》，台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，第12冊，第900頁。
- ㉙ 丁丙：《八千卷樓書目》卷二十，民國十二年（1923）錢塘丁氏鉛印本，第30葉。
- ㉚ 江南圖書館：《江南圖書館善本書目》集三，民國間鉛印本，第54葉。

（作者單位：國家圖書館古籍館）